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图书馆学理论变革： 观念与思潮

范并思／著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第一辑)

DANGDAI ZHONGGUO TUSHUGUANXUE YANJIU WENKU

New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G250-53/10

:1

2007

国家“十一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一辑)

图书馆学理论变革:观念与思潮

**New Library Science in China:
Progress and Its Problems**

范并思 著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图书馆学理论变革:观念与思潮/范并思著.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 7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 第一辑)

ISBN 978 - 7 - 5013 - 3439 - 1

I. 图… II. 范… III. 图书馆学—文集 IV. G250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038649 号

书名 图书馆学理论变革:观念与思潮

著者 范并思 著

出版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00034 北京西城区文津街7号)

发行 010 - 66139745 66151313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传真) 66126156(门市部)

E-mail cbs@nlc.gov.cn(投稿) btsfxb@nlc.gov.cn(邮购)

Website www.nlcpress.com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87 × 960 毫米 1/16

印张 15.875

版次 2007年7月第1版 2007年7月第1次印刷

字数 220(千字)

书号 ISBN 978 - 7 - 5013 - 3439 - 1/G · 685

定价 38.00 元

本书的出版,得到北京
人天书店的经费资助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编委会

主编:吴慰慈 陈源蒸

编委:陈源蒸 中宣部出版局研究馆员

郭又陵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社长

李万健 中国图书馆学报常务副主编,编审

李致忠 国家图书馆发展研究院院长,研究馆员

倪波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彭斐章 武汉大学信息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谭祥金 中山大学资讯管理系教授

吴慰慈 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徐引篪 中国科学院文献情报中心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一尊还酹江月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第一辑)总序

30年前结束“文革”后的中国,和其他所有事业一样,图书馆学也获得了历史性的转折。经过恢复、改革、批判、建设,摆脱“意识形态化”的影响,挣脱经验主义的束缚,走向科学化的发展道路,中国图书馆学进入了一个欣欣向荣的新时期。

在这一伟大进程中,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成为建设新时期图书馆学的主力军。他们较少旧传统的束缚,勇于提出新的见解,发表了许多名篇佳作,推动我国图书馆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其中涌现了不少杰出人才,成为新时期的弄潮儿。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时候,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给图书馆学研究带来了许多新的问题,“数字图书馆”等新的研究内容层出不穷,中青年学者在这方面充分发挥了知识结构的优势,他们的研究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这一束文集,虽只是其丰硕成果中的一小部分,但已可看出他们的学术成就与青春活力。从毅然提出“转变图书馆学研究的方向”(张晓林),到以生命的代价“追问图书馆的本质”(黄纯元);积极“探索新图书馆学发展轨迹”(范并思),深入进行“中国图书馆学本土化的思考”(刘兹恒);热烈“呼唤新世纪”的到来(吴建中),实现“从传统向现代化的转型”(富平);潜心钻研“数字技术应用”(朱强),时刻关注“图书馆精神”(程焕文);或驰骋于“期刊领域研究”(叶继元),或在“知识产权研究”沃土上耕耘(陈传夫)。阅读这些文稿,不由产生丰收的喜悦。

他们是幸运的,成长于新时代,受到良好的高等教育与科学方法训练,有不同程度的跨学科与国外留学经历。这是他们的客

观条件。

他们也是努力的,具有为事业献身的精神,崇尚理论与实践的紧密结合,辛勤劳动,刻苦钻研,善于与他人合作。这是他们的主观因素。

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换旧人。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平稳增长,科学、教育、文化事业都有了长足的发展。图书馆事业建设也有了更好的条件,无论事业的规模,或是服务的内涵,都将有极大的变化。图书馆学研究也要面对新的课题,提出新的研究成果。

中国图书馆学正在走向世界,需要有一批学术上的领军人物,相信这些中青年学者有能力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

这束文稿虽然不能反映新时期图书馆学成果的全貌,也不是每篇均为精品,但绝大多数都很有价值,是图书馆学发展新时期的历史记录。相信还有更多更好的佳作未曾齐集,需要我们继续发掘,以扩大收获。

东坡词云:“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

吴慰慈 陈源蒸

2006年2月28日

序

在一次周末休闲随意的朋友聚会时,突然接到一个与耳畔咖啡吧飘逸的轻音乐不太相宜的庄重电话:华东师范大学的范并思教授,要我为他即将出版的理论著作写序。我不想范老师扰局,对他说了一句话就按断了电话,态度明确,而且干脆:“可以,把稿子寄来吧。”

书稿果真寄来了,厚厚的一叠,还包括范并思的信以及《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文库》征稿函。信、函共三页,我倒是一下子就读懂了:原来,《文库》是“遴选在中国图书馆学各个研究领域有一定建树的中青年学者,将其历年发表的优秀图书馆学论文结集成书出版”,以期“反映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研究的基本状况,同时也起到向社会宣传当代中国中青年图书馆学者的目的”。但阅读书稿正文,却颇费艰难,甚感功力不济。许多年,我侷狭在一间基层图书馆里迎送着晨昏旦暮,今日,被逼着系统全面地阅读范并思的书稿,才晃然发觉,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领域,原来还曾经闪耀过并且继续在演绎着这么多理论的经典,老中青三代图书馆学家,一直在倾心执着地建造着与时俱进的理论大厦的风采。读书,为着求知解难释惑,其过程中自然也会产生对人的认知。对老一辈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彭斐章、黄宗忠、吴慰慈、周文骏等大师们和范并思、张晓林等一批中青年学者的认知,使我既悔于当初写序的轻率承诺,又不敢大意于手头将要写作的这篇序文。

范并思这本文集,在“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究”大主题下,主要分为三个板块:图书馆学基础理论体系研究、信息环境剧变中图书馆学研究的理论发展以及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诠释。另外还有几篇关于中外图书馆事业和人物的扫描。

／
／
图书馆学理论变革：
观念与思潮
／
／

2

一篇写于1986年的文章《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观念与思潮》使他在理论的思考与探索上初露头角。他写道：“1976.10—1986.10——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其硕果累累，其艰难曲折，令每一个与这十年图书馆学共过命运而又有意或无意回瞥了它的人，止不住叙说的冲动。”这位当时刚刚踏进华东师大的研究生，在“反复思考过一个对今天和明天的图书馆学仍将发生影响的侧面，试图勾画观念演化的轮廓，并以此为背景，来探讨1986年的理论思潮时，走入叙说者行列”。他以“肃清阶段”——“试探性阶段”——“批判性反思阶段”——“多元化理论体系建设阶段”以及“称呼尚有疑问”的“？”阶段，清晰地梳理着“文革”之后理论研究和学术思潮演化的“十年观念史”，进而底气十足地纵“论1986新思潮”。

在另一篇《催生新图书馆学的理论碰撞》文章中，他写道：“1979年以后中国图书馆学迅速发展，与中国图书馆现代化不相适应的经验图书馆学很快溃不成军，新图书馆学的理论成分及影响迅速扩大。到1980年代中期，中国图书馆学对‘文革图书馆学’或有‘文革’遗风的图书馆学批判已经完全结束了，对图书馆中大片‘处女地’或‘禁区’的粗放式开拓基本完成了，对西方图书馆学在1930—1980年间的发展状况的初步了解也初步告一段落。经历了理论的跳跃式发展后，功成名就的第二代图书馆学家们突然沉寂了下来。从表面上看他们是在著书立说，更合理的解释是他们在思考如何认识、总结与梳理这个已被批判与开拓搞得有些乱了套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很少有人真正意识到当时中国图书馆学正处于经验图书馆学与新图书馆学互相对峙的艰难阶段：中国经验图书馆学尽管受到了沉重打击，但新图书馆学的基础与框架却还没有完全形成。”这篇文章发表于2002年初，也许，距今20年前的1986年，这名年轻人基本上就是出于对上述图书馆学研究的宏观理解，鼓足理论探索的勇气，毅然拾掇起“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观念与思潮”这个主题而登台亮相的。此后，范并思佳作连连，如《新时期三种图书馆学》、《论图书馆学学科前沿的转移》、《从经验图书馆学到新型图书馆学》、《新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什么？》等。把他认为更成熟的理论心

得,不断撰文著书,宣扬喷发。于是,我们欣喜地看到,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研究的深入,这位当年走进图书馆学研究领域的“叙述者”,在花草繁茂的原野,在前辈与同辈学人的滋润下,音域更深沉宽厚了,他的声音具有越来越强的磁性和穿透力。

范并思具有紧扣时代发展脉搏的理论研究者敏锐的专业感悟和坦荡大气。当世纪之交,人们越来越发现社会信息环境更为直接地影响到图书馆事业发展时,他厚积薄发地写出了《信息环境剧变中的图书馆学:现状与亮点》。他东方西方,历史现实,笔扫纵横,“从当今信息环境巨变的高度俯瞰图书馆发展”,在宽阔的视野中,潇洒地评点图书馆事业在信息环境下的现状与精彩,又饱含激情地抒发一个图书馆学理论工作者的期待。范并思在思想表述和理论评点上,遣词准确精当,几乎不使用“大概”、“可能”、“据估计”之类含混用语。他写道:面对信息环境的改变,“理论界提出了文献保障可以从强调‘拥有’馆藏变为强调‘检索’(即国外近年来关于 ownership vs access 的讨论),提出可以通过提高文献信息可获知能力(accessibility)与可获得能力(availability),以提高信息保障能力的思想,从近年来国外大量研究资料看,这是图书馆学面对信息环境变化所产生的最精彩的理论之一”。“从90年代西方图书馆学文献看,文献编目理论与文献资源共享理论是受信息环境变化影响最大的两个领域,同时也是理论进展最快、新成果产生最多的两个领域”。他巧妙地引用“分类法是图书馆学情报学的睡美人”这句话,描述了作为传统图书馆学技术核心的分类法理论在网络环境中不思进取的一时尴尬。他在这篇文章的结尾表达了自己的期待:“处于世纪之交图书馆事业大变革的时刻,我们希望中国图书馆学理论界能够有更多的人仔细梳理各自专业领域(不仅本文提及的这些领域)的理论,看一看理论中变化了的与没有变化的是什么,尤其需要变化而没有变化的是什么。像西方信息资源共享和信息编目理论界的学者一样,认真地研究信息环境变化给自己领域带来的问题及变革契机,以实实在在的理论创新实现理论对图书馆事业发展的指导。”该文发表于1999年。他站在7年前信息环境剧变的天空下,发出了类似科学发展观的呼吁:“只有积极地研究未来,图书

馆学理论才能指导图书馆事业走向未来。”

从本文集收录的论文以及近两年关于“图书馆精神”甚为热烈的讨论来看,范并思是这个论坛上活跃者之一。他在2002—2004年集中写作了如《图书馆精神的历史缺失》、《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公共图书馆精神如是说》等一批论文。根据他论文的阐述,“‘图书馆精神’这个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图书馆学文献中的时间,大约是在1920年代”。“中国当代图书馆学对图书馆精神的集中讨论,形成于1992—1993年间”。而在新世纪掀起新的讨论高潮,是由于图书馆在馆藏、建筑、装备长足发展的同时,其办馆观念、服务方式和服务效益却受到来自社会的广泛批评。范并思认为,读者对某一间公共图书馆提出批评的现象,“存在于国内大多数公共图书馆之中”。由此,呼唤与诠释具有时代内涵的图书馆精神,是理论家义不容辞的责任。范并思分明感受到了这份沉甸甸的责任,他在文章中深情地写道:“理论家的使命之一,是发现并宣扬新的观念,以观念更新推动人的发展与事业进步。”“纵观西方公共图书馆观念史,可以发现图书馆学家在推进与宣扬公共图书馆理念方面所起的重要作用。在公共图书馆领域,理论界既要推动立法部门为保障信息公平的立法,推动政府对公共图书馆的投入,也要推动图书馆管理者运用已有资源维护社会信息公平。在这一领域,图书馆学家有太多太多的事情要做。”在这组同主题论文中,他系统地表述了关于图书馆精神的理解。《图书馆精神的历史缺失》明确表述现代图书馆精神包括三个方面:信仰信息公平的理念,尊重人的信息权利;对信息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使图书馆服务朝弱势群体倾斜;对图书馆职业的尊敬。在另一篇《公共图书馆精神如是说》中,他认为: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社区的实际存在,而不是“形象”;公共图书馆应该弥合信息鸿沟而不是制造鸿沟;公共图书馆应该成为信息门户而不是信息孤岛。

理论文章,回避不了对思潮、观念、人物、事件的评点褒贬,回避不了自身思想观点与外界思想观点的融汇与碰撞。范并思的理论文章,表述准确而坦诚,他有批评、有圈点、有胆略,但不霸气;他有创新、有建树、有宏论,但呢喃细腻;他的文思,舒畅地流

淌在他铺展着的逻辑渠道里,在那片前辈与当代学人辛勤造就的学术绿荫下泉水叮咚着,20年,成就了一条发端于山林又反哺乔木灌草的清澈水源。从他文论的立意高度,他的远望,他的深沉,他笔下桩基的尺寸,我想,他一定除图书馆学理论研究之外,还读过不少科学学、管理学、社会学、文艺学和现代信息技术方面的著作,并融进图书馆学研究当中,不然,他的文论不会如此深刻厚重。他可能会像有的自诩纯粹的学者一样,始终在图书馆四周围墙外踱方步打圈子,始终突不破中国传统山水画那永远的浓淡两色。我又想,或许这位貌不惊人略嫌老气的学者,还在文学的百花园中偷窥过,不然,他的论文不会既有学术专论的严谨、准确、深刻,又时不时跳跃起一些赏心悦目的文采。科学、严谨、创新、准确而又好读,这是难能可贵的写作素养,难能可贵的文风。我们可以模糊地比喻:所有的图书馆学家都是在向全人类全社会塑造图书馆,展示图书馆,喷发图书馆的魅力,但人们有时候就是没有投来领情的目光;人们可能从泰戈尔、赫尔岑、蔡尚思和阿根廷作家博尔赫斯的笔下认识图书馆,走进图书馆,而并不是受惠于专业图书馆学家。有人也许不齿:学术论文和科普作品、文学作品不一样,理则理兮,但为什么不去想想不去追求学术论文有更多更广泛的受众呢。《文库》的出版者不是想要达到“向社会宣传当代中国中青年图书馆学者的目的”吗?“当代中国中青年图书馆学者”的形象,不应该只满足于侷囿在册府书城的“睡美人”,而应该自豪地披挂上图书馆的标牌,去争当吸引千万人眼球的“亚洲小姐”和“环球小姐”。因为,建造图书馆、发展图书馆、宣传图书馆最根本的目的,是要昭示“风景这边独好”,是要让千千万万人来读书、求知、受益。我还猜想,即便不苟同此论者,非不愿也,实不能也,这其中有个手艺高低的问题明白摆着。

范并思 1953 年出生于湖南大学一名知识分子家庭,1969 年“初中毕业”后,被狂飙突起的时代浪潮推到了湘南会同县农村当了 7 年“知青”,随后返城学 1 年木工。1978 年考入湖南大学图书情报专业。1988 年获华东师范大学图书情报学硕士,1994 年晋升副教授,2000 年升任教授。自 1988 年至今在华东师范大学任教期间,担任过副系主任和系主任。他走的是一条奋进的

“知识青年”成才之路。他在专业理论研究上的勤奋与成功,也一定受益于他的根蔓曾直接连着大地的血液和对工农学教多种生活的体验。

这篇序言可能长了些。写序的人,像戏园子门口那位服务员,热情地引领阁下:请前排就座。序言呢,只不过是一台开场锣鼓,咣扯咣扯之间,向观众表白,好戏即将开始。唐人司空图曰:第一功名是写诗。范并思 20 余年浸淫于图书馆学研究这方土地,学习,思索;耕耘,培育;旁征博采,改良品种,护花护树;教学,科研,写作几乎构成他生活的全部。他发表了数十篇有见地的论文,出版了两部专著,主编了中国图书馆事业盛世庆典的压案之作《百年文集——空谷余音》。放下成绩的评述不说,就其追求与境界,就其思索与向往,就其劳作与辛勤,范并思正好可以司空图那句话定格:“第一功名是写诗!”

张白影

2006 年 5 月

目 录

关于当代建设式图书馆学的思考	(1)
多元化:选择和归宿	(7)
新时期十年的图书馆学——观念与思潮	(16)
新时期三种图书馆学	(30)
论“发展图书馆学”	(38)
新旧图书馆学变更的历史见证	(46)
从经验图书馆学到新型图书馆学	(51)
论图书馆学学科前沿的转移	(66)
告别杭州会议时代——纪念杭州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研 讨会十周年	(75)
信息环境剧变中的图书馆学:现状与亮点	(80)
论加强公共图书馆问题研究	(92)
变革时期图书馆学基础理论的任务	(100)
论信息技术对图书馆学的影响	(106)
从数字图书馆热看图书馆的核心能力	(121)
理论图书馆学视野中的数字图书馆研究	(128)
催生新图书馆学的理论碰撞——1980 年代青年图书馆学 理论研讨会回顾	(138)
延绵不绝的图书馆学理论精神	(145)
维护公共图书馆的基础体制与核心能力——纪念曼彻斯特 公共图书馆创建 150 周年	(151)
新世纪,图书馆学基础研究什么?	(160)
现代图书馆学方法论的先驱——J. W. 克拉克	(165)
公共图书馆精神的时代辩护	(171)

建设一个信息公平与信息保障的制度——纪念中国近代

图书馆百年	(185)
中国理论图书馆学的先行者徐家麟	(192)
图书馆精神的历史缺失	(199)
公共图书馆精神如是说	(209)
论图书馆人的权利意识	(218)
主要论著目录	(231)

关于当代建设式 图书馆学的思考

1985 年秋,《图书馆学通讯》富有胆识地刊出了张晓林《应该转变图书馆研究的方向》(以下简称《方向》)一文,开始了图书馆学研究方向的讨论。本文不准备讨论《方向》一文的具体观点。我们赞同转变图书馆学研究方向,图书馆学应该从经验总结式的工作描述和经院式的空泛议论中解放出来,转入到以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为主体的方向。问题在于,处于当代中国图书馆学这样一个特定理论背景下,应以什么方式实现这一根本转变。关于这点,我有一些不同看法。

《方向》从全新的角度讨论了图书馆学研究方向问题,对局限于图书馆这一社会机构,并以图书馆工作的描述为主要内容的传统图书馆学进行了深刻的解剖和尖锐的批评。不少见解是独到的,议论中不乏振聋发聩之处。这场讨论,把理论危机问题再一次提到我们面前。

危机感激发变革和创造性思维。图书馆学理论要发展,没有一点危机感不行。然而在今天的中国图书馆学界,理论与实践工作者缺乏的不是危机感。每一个认真地了解过我国和世界图书馆学的历史和现状,同时关注着其他学科发展的人,都不会为我们的理论现状盲目乐观。相反,当前相当部分人的危机感中掺和了过多的理论虚无主义和无所作为的思想,这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图书馆学深入发展的一种惰性力量。今天的图书馆学理论,说它是理论遗产也好,说它是理论包袱也好,它就这么顽强地存在着,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打上它的烙印。这不但因为它是许多代人的理论工作的结晶,也因为它毕竟教育了新一代图书馆理论和实践工作者,已作为一种观念积淀在这一代人的意识中。因此,它

／
／ 图书馆学理论变革：观念与思潮 ／
／

注定要成为走向未来图书馆学的桥梁。如果仅仅有危机感,我们就只能在哀怨中一筹莫展。当前亟为要紧的是:我们不但要正视图书馆学理论薄弱这个现实,同时也要正视建设新理论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个现实。所以,我认为今天更需要的还不是理论危机感,而是建设新理论的责任感,使命感。

思考图书馆学研究方向问题,不应忽视当今的建设式图书馆学这一特定理论背景。建国以来,我国图书馆学走过一条漫长的批判式发展的道路。随着国家政治生活中大大小小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图书馆学的主要理论兴趣始终是批判与反批判。粉碎“四人帮”后,理论界拨乱反正,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了显著的进展。然而就研究方式来说,主流仍是批判。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问世的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合编教材《图书馆学基础》,对人为地加入图书馆学中的“左”的东西的清除作了一些努力,此后理论的政治批判沉寂了一阵。到1982年,又有人公开提出理论危机问题。理论界开始以《图书馆学基础》的内容和体系为参照系,对图书馆学基础领域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批判性反思,范围从图书馆学的定义、内容直到理论基础和逻辑结构。这次批判的内容之广,参加人数之多,在世界图书馆学史上是罕见的。包括后来张晓林同志等人批判的传统图书馆学的许多理论观点,在这一时期都得到一定的清算。以后随着中共中央关于经济、科技、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文件精神的下达,中国图书馆学会在杭州召开了基础理论讨论会以后,中国图书馆学的发展方式逐渐发生了变化。理论界的兴趣开始从批判转入了建设。

理论建设是比理论批判艰巨得多,也重要得多的工作。理论批判不能代替理论建设,而富有生命力的理论建设成果,却能使旧理论不经批判而自行消亡。新型的图书馆学理论只有通过艰苦的、脚踏实地的建设性工作才能产生和发展。只有理论建设可以开辟更多的认识路线,创造和吸收更有效的研究方法,为研究者提供更广阔的理论空间。完全可以说,今天的图书馆学理论远欠完善的原因,不是对原有理论批判不够,而是新理论建设不力。

当代中国图书馆学理论格局,已基本开始了从一元化到多元化的转化。理论批判在多元化格局中不再是理论建设的必要前